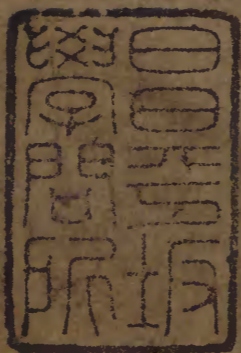


明史藁 傳百一之四



庫	文	閣	內
函	八	八	漢
三	七	三	書
二	八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5
冊數	78 ( 53 )
函號	281 39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朱

衡翁大夫

潘季馴

萬恭

吳桂芳

王宗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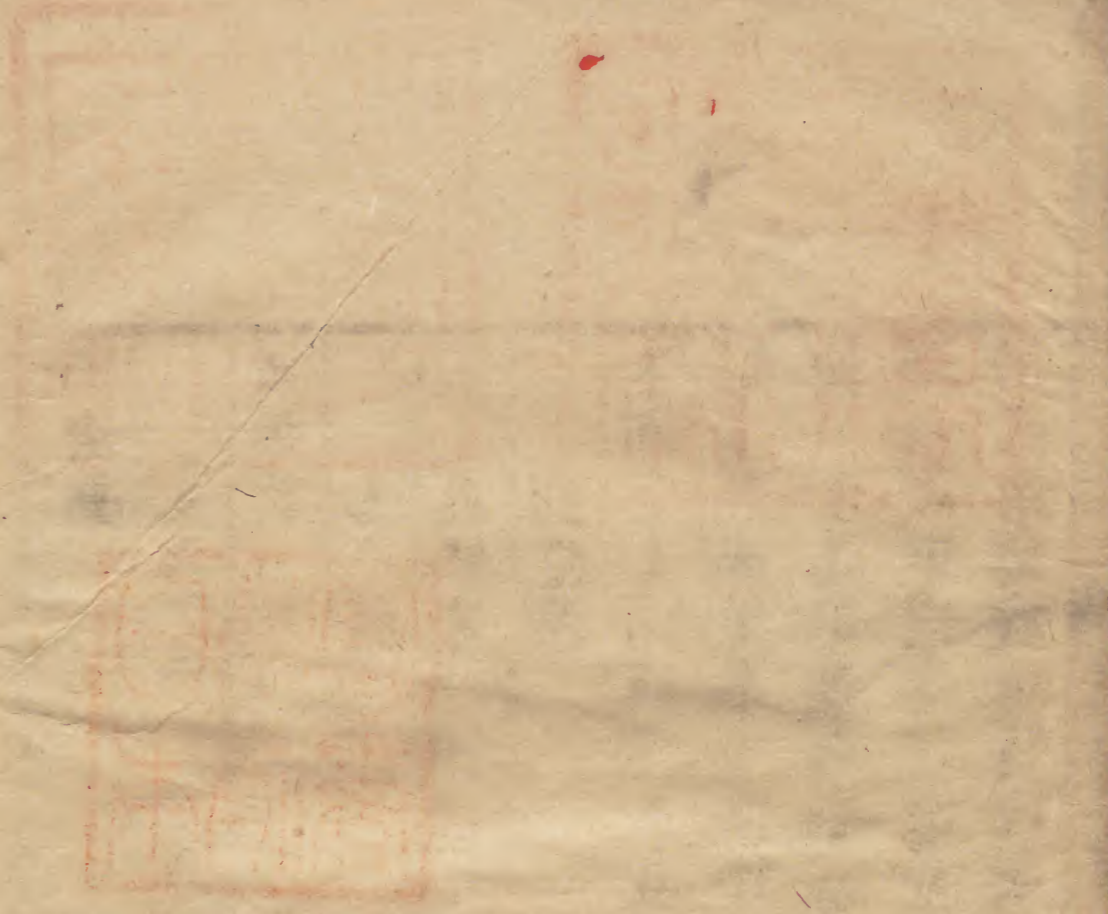
子士琦士昌  
從子士性

劉應節

劉東星

徐貞明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  
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官山東布政  
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登萊青三府地  
瀕海設軍戍守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富民  
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且竝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亾命



陰相構結二百年防維一旦撤廢頃者南方倭患後事之師也禁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趾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涑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

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至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文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開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畀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

啓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開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儆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維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訾衡言宮府一體臣請隨時執奏帝是其言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趣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等既執奏又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令以狀對衡謝乃止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

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帝令減新造三之二嘗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卽位首命停織造召還內臣而太監趙玠不卽奉詔太監宋潤又請增織染所顏料衡奏爭皆得請太監馮保傳諭皇太后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衡等言異端惑世誣民漸不可長帝王養親當諭親於道請收同成命報聞衡性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懷無人臣禮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祔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官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翁大立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蘇

州以倭警募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惡少懼夜劫長吳二縣及蘇州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爲盜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旣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頃未幾又請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賑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

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霖雨旣久城郭不完猝有寇盜何以備之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旣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間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涘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郟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

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良佐劾罷萬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爲刑部右侍郎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弑其主執送所司鍛鍊成獄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請他曹同讞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竟無所平反

寘之極刑踰數年獲真盜都人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職調三錫一忠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志伊吳江人進士終廣西右參政歷官有聲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沒多爲勘河給事中維遵劾罷萬曆四年夏再起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爲刑部右侍郎是時

河決崔鎮黃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壞  
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淡以爲憂河漕  
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  
決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春命季馴以右  
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淡  
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以防潰決又  
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  
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  
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濬即桂芳所開草  
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  
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

河上歷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趙  
家園蕭縣出徐州小浮橋極淡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旣淺  
遷徙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  
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遷  
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起也以張  
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季馴言居正母  
逾八旬且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又以治居正獄太急  
宣言居正家屬斃獄者已數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  
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者  
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爲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  
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

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諡廢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一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惠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

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家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中貴欲令朝王妃恭厲聲曰禮不朝后況妃乎遂止就遷光祿少卿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



格求之遂以湖廣參政李鏐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鏐罷衆將推恭恭引疾及用趙炳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辨部議調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効乃命兼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戰老高墓列車爲陣發火器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去事聞賚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恭爲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大利之浹歲以內艱歸隆慶初給事中岑用賓等拾遺及恭吏部尚書楊博議仍用之邊方暨服闋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

燮薦恭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湖夏秋汜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溶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恭彊毅敏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孫燦自有傳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爲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讐議也鑑遂得宥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留之不可起補

禮部歷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城自桂芳始歷浙江左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起故官撫治鄖陽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廣總督張臬以非軍旅才被劾罷部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羣盜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歲爲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桂芳先討倭以降賊伍端爲前驅官軍繼進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爲戚繼光所敗方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死脫者還海豐副總兵湯克寬禽斬殆

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又進討亞元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擒斬之進討平平初據南澳爲賊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勅遣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死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已禽後復有倭寇建巡撫汪道昆奏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卽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

柘林便從之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曆三年冬卽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湧橫沙河流泛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辨曰草灣之間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旣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

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意見不合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子少保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戶部右侍郎坐隴右礦賊未靖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部尚書名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鷄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帝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鍾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其所謂存留乃

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丘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  
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  
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  
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  
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  
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  
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  
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  
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  
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  
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秩

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  
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  
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  
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起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  
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  
元年也宗沐以徐邗俗獷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  
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又名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  
令捕盜後多以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名改工部尋  
進刑部左侍郎奉勅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  
以京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  
諡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

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躬往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纛遍布關津聖旨朱牌委褻部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帑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帑肆官從內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而故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遷大

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寇機宜遼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鰲山燈未幾慈寧宮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斥丁此呂士性劾巍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皆失大臣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忤旨不

報遷吏科給事中出爲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河南缺巡撫  
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辭言資望不及  
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實使之遂出國於外調士性南京久之  
就遷鴻臚卿卒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井  
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  
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歸隆慶元年起  
撫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騷動詔應節赴援已寇退會順天  
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治改應節代之建議永平  
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  
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

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  
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  
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  
傅孟春言議諸鎮積貯當計歲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  
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明年建議通漕密雲上  
疏曰密雲環控湖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  
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  
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湖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  
合爲一流水澗漕便舊昌平運額共十八萬石有奇今止十  
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  
聞通倉粟多紅朽若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

積學山人列傳一百一  
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  
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給事中陳渠以薊鎮多虛伍請核兵  
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薊門猶稱內地既大寧內  
徙三衛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  
倉卒召外兵疲於奔命又半孱弱於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  
游食之徒饑聚飽颺請清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穉又未必安  
於其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萬不可  
今至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  
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  
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三十餘  
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

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  
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至客兵十  
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今皆不然  
徵兵如奕棋請餉如乞糶操練如搏沙教戰如談虎邊長兵  
寡掣襟肘見今爲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至兵舊額十一  
萬與入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定邊計部議行所  
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曆元年進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總督如故進南京工部尚書召爲戎政尚書改刑部  
錦衣馮拜寧者太監保從子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  
悅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禪給事中  
周良寅疏論之遂偕汝芳劾罷卒贈太子少保初王宗沐建



議海運應節與工部侍郎徐枋請開膠萊河張居正力主之  
用枋兼僉都御史以往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議者爭駁之  
名枋還罷其役枋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書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  
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以非時考察謫蒲城縣丞徙盧氏  
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  
州河間皆被災東星請漕米十萬石平糴民乃濟名爲左副  
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瀕行而父卒二十  
六年河決單之黃堍運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總理河漕初尚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

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  
鉅未果東星卽其地開濬起曲里舖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  
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進  
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邳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  
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  
議開濬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  
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  
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  
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  
成之漕永便焉東星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  
天啓初謚莊靖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曆三年徵爲工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平府知事十二年累遷尚寶司丞初貞明爲給事中上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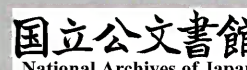
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  
猫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  
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  
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  
患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  
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彼集意招  
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  
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  
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  
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  
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則言東南

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肉而軍壯出於  
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  
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旨餉也因而縱之是困  
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  
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  
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  
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  
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  
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  
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  
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

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  
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  
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  
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  
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  
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  
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權重徭之苦以南賦  
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  
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  
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  
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

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令自  
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  
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  
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  
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  
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  
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  
言其說可行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  
卿賜之勅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議  
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為患之  
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秦戲

源遠流長又合滾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  
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  
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為鴻鹵菽麥化為荏葦甚可  
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  
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竝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  
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  
畢鏘等力贊之因採貞明議疏為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  
勤惰為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  
如故不遽責其成名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  
田百畝以上即為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効者倣  
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



成還官早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勦戚之占閒田爲業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爲蜚語聞於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靈陳時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已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

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袁萃字聖起吳縣人舉萬曆五年會試又三年釋褐授貴溪知縣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署職方事李成梁子如楨求爲錦衣大帥袁萃力爭寢之出爲浙江提學僉事織造中官僕曾祖曾爲州佐求入鄉賢袁萃謹守令盡黜舉者巡撫牒數十人寄學立却還之僕人子夤入學袁萃怒核所部十一郡盡斥僕人子濫入學者二百餘人歷湖廣參議廣東海北道副使故參議龍宗武先爲太平府同知希張居正指致宣城諸

生吳仕期於死論成廉州甫兩月逃歸袁萃移牒江西攝之極醜詆宗武發狂自殺其子人咸快之中官李敬轄珠池其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請告歸所撰林居漫錄彈園雜志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諸攻三才玉立若邵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元詩教姚宗文輩譽之不容口其父魏忠賢出諸人皆入其黨袁萃已前卒矣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一終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敕編撰

袁洪愈

王廷瞻

郭應聘

吳文華

耿定向

王樵

魏時亮

陳瓚

郝杰

扶克儉

趙參魯

張孟男

李禎

謝杰

衛承芳

丁賓

薛三才

第三省

袁洪愈字抑之吳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

切責鏜守禮下璧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巳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吳鵬出爲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宮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洪愈巳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竟謫希思雜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萬曆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

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贈太子太保諡安節子一鶚以廕官治中饘粥不繼以死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父濟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淮安推官入爲御史督畿輔屯政穆宗在裕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宮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五巳言勲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次爵絕歸官制可巡按御史還朝高拱再輔政廷瞻嘗論拱遂引疾歸神宗立起故官旋擢大理丞歷太僕卿萬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番屢犯松潘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勦之殲其魁羣蠻  
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踞二十八砦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  
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僞厦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  
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御史撫南贛入爲南京大理卿歷  
兩京戶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  
府寶應汜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  
洩決爲人淺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  
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  
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  
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褒嘉賜河  
名弘濟進廷瞻戶部尚書巡撫如故尋改南京刑部尚書未

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郎中出爲南寧知府遷威茂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提督  
吳桂芳平李聖元別擊賊首張韶南黃仕良等遷廣西按察  
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獲七千有奇已  
從巡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正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  
都御史代之府江猺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  
里諸猺夾江居怙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  
平之至是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翰應聘會  
正茂聞於朝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  
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集土



漢兵六萬令總兵官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瑤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閱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雨雪無功而還懷遠古泮河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皆瑤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遙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瑤懾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地議築城董作過峻瑤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果黃土大梅青淇洞嶺以孤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

五叛瑤悉平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萬曆二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隸賓州以土巡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殷正茂陳瑞多受將吏金應聘悉謝絕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吳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久之引疾歸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潯州爲儆居供廩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諡襄靖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威震諸蠻文華舉嘉靖三十五

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四川右參政與平土官鳳繼祖  
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三年入爲順天府尹進右副都御  
史巡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板寨猺及昭平黎福莊父  
子偕總督凌雲翼征河池哱咳北三猺三猺未爲逆雲翼喜  
事殺戮甚慘得廕襲文華亦受賞遷戶部右侍郎請終養歸  
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改刑部右侍郎遷  
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會巡  
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嚴秀珠事具良朋傳岑崗賊李珍  
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禽月照平珍尋入爲南京工部尚書  
就改兵部引疾去起南京工部尚書力辭虛位三年以待卒  
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御史  
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定向疏鵬六罪因言鵬  
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嵩爲營護事竟寢  
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筭一肩有以石經餽者留境  
上而去還督南畿學政隆慶初擢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  
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嫌之及起掌吏部以考察謫定  
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衡州推官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  
吏部侍郎陸光祖爲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  
光祖賢詆之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  
不問歷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  
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

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  
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  
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  
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  
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  
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夤緣倖免  
一則捃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  
臣始語竝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  
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  
除定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  
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歷徐

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正奪情寓  
書友人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本王守仁嘗招  
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  
往往去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也贄爲姚安知  
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  
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尊崇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爲給  
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  
與定向俱講學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  
曆中累官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  
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臬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終山

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著  
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計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  
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移疾歸萬曆初張居  
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  
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畧言自古明主  
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已猶薦拔  
之如宋文彥博於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  
宗待唐介意乎乞宥臺狂直亦以安輔臣心居正大恚出爲  
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居十餘年吏部尚書陸  
光祖起爲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  
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

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帝令致仕  
樵恬澹誠懇温然長者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  
子少保諡恭簡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博覽羣籍聲著館閣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  
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調家居久之吏部  
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  
著述甚富雅工書法以其尤精醫理故又附見方伎傳中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選  
兵科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  
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  
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爭之乃南面宣

詔還進戶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已請愼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決報聞興都莊地八千五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併者於民中官張堯爲請帝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刺刺語其黨肘之始息帝不悅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勅有司釋輕繫停獄訟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火

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消其驕淫侈暴之習祿厚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邊大臣龐尚鵬鄒應龍凌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

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文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卒不行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搆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官排異已者時亮及陳瓚張檟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丘橈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再遷太僕卿俄由光祿寺遷右僉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

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課守令歲終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上法祖四劄子請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卒官時亮初交游負意氣嘗劾罷左都御史張永明爲時論所非時亮亦之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學天啓中謚莊靖瓚字廷祿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江西永豐知縣治最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黨祭酒王材論德唐汝楫遷左給事中劾文選郎南軒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慶元年起官吏科請卹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而誅奸黨之殺沈鍊者帝皆可之楊順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惡瓚爲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

洛川丞不赴萬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爲拱所惡被斥及張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後官侍郎稽勲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諡莊靖櫝見鄒應龍傳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按畿輔冬寇大入永平疏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劾薊督劉燾巡撫耿

隨卿觀望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棒捶戍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信周冕罪帝爲黜應乾下信冕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詔書罷織造甫一年勅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東南民力竭而內臣專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爭之卒不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爲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爲陝西副使歷浙江按察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官威望甚著然督撫諸臣庇之功績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旣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搗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爲常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襲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別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囚大半成梁飾功邀叙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爲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尚書王一鶚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將孫守廉不戰成梁亦弗救克儉旣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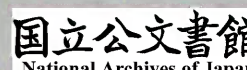
守廉時行以書沮臣及劾寧又與國論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竝歷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會藁功罪疏不奏豈杰親臨者不知其罪而達遙制者乃知其功遂追數成梁前數年冒功狀帝謂成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問而心以杰爲不欺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達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罪不勝誅願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不合徙南京戶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



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東遼東其所轄也奏禁買功竊級諸弊邊人震聳既劾成梁為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為賊執政遂言克儉安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坐謫蘄水丞上官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祿少卿天啓中歷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萬曆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鬻

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賑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辱給事中王爾給事中鄭岳楊節等交章論未報參魯復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信方結馮保張居正承保指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父母相繼歿服除仍督福建學政入為光祿少卿三遷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名為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晰其後封事卒不成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



延安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子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竝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志臯族父故參魯庇之給事中劉道亨侯廷珮亦相繼劾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二諡端簡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廣平推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遷刑部員外郎改禮部進尚寶丞高拱以內閣兼吏部拱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爲治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矯拱所爲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

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曆十七年帝不視朝者八月孟男疏諫曰羣臣久不見至尊上書又不省萬幾日隳不急改圖何以塞災異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竝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橐橐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開一御門其冬改戶部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戶部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柰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晝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鑰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

故官三十年春率同列言頃有詔罷礦稅生民歌舞相慶聖心旋悔輟而弗行致宦寺益張奸宄愈恣人心離叛憂在土崩幸溪察羣言亟為社稷計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賦皆鬻男而女媵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為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為陛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萬曆初傳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

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禎家西陲稔邊事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名為左僉都御史再遷戶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材復詆之禎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債首輔趙志臯本兵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

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俟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臯星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弗問志臯自是不悅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興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禎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屏蔽也自俺答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川矣今諸番疆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鹵

堡爲漳臘門戶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咿際而窺堡守黃勝場則不敢踰塞墩而寇關他如橫山寡石崖尤爲要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鍾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方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卽用爲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益無功志臯等又請罷禎御史況上進劾禎庸鄙帝皆不聽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寬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寬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踰

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禎實病不可  
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廷機趙世卿  
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  
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  
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  
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任未幾卒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二年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  
餽其使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以奉使勞擢光祿  
丞進少卿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凡九率以  
祠祭司署官奉祀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爲  
褻請如哀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代帝是之乃用南京五

府僉書官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  
薦者多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  
人以為名言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  
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  
亦疏孝安太后發引竝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  
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  
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淡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早步禱郊  
壇今則園丘大報久缺齋居宸宮告災亦怠修省前此四方  
早澇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權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  
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率取之逾額  
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

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并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名爲刑部左侍郎擢戶部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杰請歲運必三百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二年卒官初杰父教諭廷袞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通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逮之杰代訊幾斃後撫顧禹龍家居未嘗修葺時服其量

衛承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温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爲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絕餽遺屬吏爭自飭入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戶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內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尋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清敏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張居正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萬曆十九年用薦起故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江防多懈賓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增守兵戍要害部內宴然南衛世職

率赴京師請襲留滯不得官賓請就南勘襲妖民劉天緒左  
道事覺兵部尚書孫鑛欲窮治之詔下法司訊鞠賓兼攝刑  
部大理事力平反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召拜工部左侍郎尋  
擢南京工部尚書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  
數引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  
輒請賑貸時出家財佐之受業王畿好良知學政暇卽講學  
守仁祠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歲大饑咸捐貲以賑  
至天啓五年復捐粟三千石賑貧民以資三千金代下戶之  
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  
子太保旌其門以年高三被存問崇禎六年端坐卒年九十  
一謚清惠

薛三才字中孺定海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  
給事中李成梁奏敗土蠻子卜言帝已告廟宣捷三才再疏  
論其欺罔火落赤犯洮河總督梅友松巡撫趙可懷言其志  
掠番非犯順三才力駁之兵部推故總兵官李應祥僉書南  
京右府三才言應祥賄敗禡官不當復應祥遂勒免累遷禮  
科都給事中秦王請封奉國中尉誼潞爲郡王三才言非制  
朝鮮王李昞以長子疾請立次子暉爲嗣三才爭不可湖廣  
貢鮮不如制貶布政使武尚耕等官給事中張濤言事被謫  
三才竝論救坐奪俸出爲湖廣右參政就遷其地按察使左  
右布政使三十一年楚宗人華越等二十九人許楚王華奎  
非恭王子大學士沈一貫右王下巡撫趙可懷等勘治三才

心知王僞以詔旨嚴切不敢爭華越遂奪爵錮高牆餘論罪有差諸宗人憤甚而王進萬金助大工又購玉帶名馬珍玩載以巨艦入都謝當路宗人蘊鈔等率眾百餘挾刃渡江邀之漢陽冀得所遺朝貴書書不得亾賴者遂攫其貨可懷聞急遣副使周應治往捕獲三十餘人裸其體桎梏之鳴金鼓而入盡繫之獄諸宗人隨入可懷急出解諭語過激諸宗羣詈治竄可懷署內宗人隨入可懷急出解諭語過激諸宗羣詈之視案上奏草言剽奪上供物於是羣毆可懷立斃時變起倉猝獨三才與按察使李濤在好言曉之稍稍解去乃密授意諸郡王計縻諸宗人亂乃定巡按御史吳楷奏聞一貫言楚人好亂請亟遣巡撫集兵捕都御史溫純議即用三才而

一貫用右布政使梁雲龍命未至楷惑流言奏逆宗尅期舉事謀據南都一貫請發兵帝震怒立詔南京鄖陽江西河南勒兵進討一貫又言逆宗無狀指斥乘輿誣陛下納賄庇王帝益怒捕之急而宗人居城中自如無一人逸及楷以荊州兵至亂已定雲龍命亦至諸宗人悉就縛楷等欲實前疏妄言一鼓就擒而鄰鎮兵來者不止檄止之乃安雲龍列五等以上詔戮二人賜四人自盡錮高牆者二十三人降革者四十一人三才并疾去其後御史潘之祥追論楚獄言當時無有爲平反者詞頗侵三才三才督薊邊奏辨且乞罷帝不問徵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嚴飭所部增賞者與失律同科將吏無敢妄增者虎墩免



入犯三才議停其市賞叩關設誓乃奏復之四十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崔景榮去兼署兵部事明年四月以勞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恭敏弟三省字魯淑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光宗已為太子福王尚留京師疏請王之藩歷官庶子乞假歸天啓初起少詹事累遷禮部尚書毛文龍以邊功婚魏忠賢請宣捷告廟三省持不可遂移疾乞歸詔落職閒任崇禎初起南京禮部尚書辭不拜七年再起故官協理詹事府仍不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二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嚴清

宋纁

陸光祖

孫籛

子如法

陳有年

孫丕揚

蔡國珍

楊時喬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憂歸補邯鄲入為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牟工成加俸連丁內外艱屢除補兵部稍遷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清罷之賑荒弭盜人以比前守吳嶽歷遷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

按察使右布政使竝以清望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者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爲定額痛絕強宗悍吏毀者亦衆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柰何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旣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驅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三遷刑部尚書張

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卒沒馮保家得其籍廷臣餽遺者悉罷去清獨無名神宗深重焉會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卽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清初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永平推官擢御史出視西關按應天諸府隆慶改元再按山西俺荅陷石州將士捕七十七人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半靜樂民李良

雨化爲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  
運帝嘉納之擢順天府丞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  
核缺伍汰冗兵罷諸道援兵防禦省餉無筭萬曆初與張居  
正不合引疾歸居正卒廷臣交薦以故官撫保定獲鹿諸縣  
饑先賑後以聞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災重及地遠者便宜賑  
貸餘俱奏聞尋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還部進左改督倉場  
請減額解贖銀民壯弓兵諸役已裁者勿徵民間工食俄遷  
戶部尚書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纁因并曆日諸  
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鞭撻取盈纁請有司考成視災  
傷爲上下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纁請推行天下以紙贖  
爲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又言邊儲大計

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  
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墾荒中鹽帝皆稱善帝以聖節賞賚  
詔取部帑銀二十萬兩纁執奏不從潞王將之藩復取銀三  
十餘萬兩市珠寶纁亦力爭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  
百萬兩帝卽位之六年增二十萬遂以爲常纁三請停加額  
終不許纁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爲酌盈虛籌緩急奏報  
無需時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  
求去忌纁名出已上兩疏劾纁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  
卒以纁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府纁絕  
請寄獎廉抑貪罪黜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  
員外郎缺官纁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趣之大學士申時

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以序班盛名昭註官有誤時行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府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翰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中書無不以貴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瑄言時行庇巡撫秦耀而纁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齟齬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納瑄言亦不允纁請無何纁卒官詔贈太子太保謚莊敏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爲戶部嘗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

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做省概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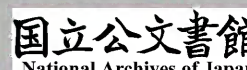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杲皆進士淞光祿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於鄉尋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濬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言於巡撫請輸雇值民乃安郡王奪民產光祖裁以法遷南京禮部主事請急歸補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嚴訥爲尚書雅重光祖議無不行及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力雪之旣而改文選益務汲引人才登進者碩幾盡又破格擢廉能

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琪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朱衡銜光祖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專擅劾光祖時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閒住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謀傾徐階階賓客皆避匿光祖獨爲排解及拱罷楊博代爲吏部義之時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艱萬曆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爲大理寺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爲助光祖無詭隨及遷工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居正御史張一鯤論之光祖遽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

郎甫旬日召爲吏部右侍郎悉引居正所擯老成人布九列兩都濟濟李植江東之力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與言路左植輩以丁此呂汝攻尚書楊巍光祖右巍詆言者言者遂羣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不問光祖出都訪總督張佳胤於密雲佳胤書抵京師盛稱光祖知兵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受賂請屬巍力保持之事得寢光祖竟引疾去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率同官劾東廠太監張鯨且乞宥李沂巴言國本未定由鯨構謀請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還鯨復率同官極諫入爲刑部尚書帝嘗書其名御屏吏部尚書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

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時部權為內閣所奪  
縲力矯之遂遭挫光祖不為懼嘗以事與大學士申時行迕  
時行不悅光祖卒無所徇時行謝政特旨用趙志臯張位時  
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不為後例  
二十年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  
劉汝康皆先為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  
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頃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  
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祖謂事由已引罪乞休為郎官祈  
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  
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  
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胤遂劾光

祖及文選郎鄒觀光且言時槐等不當用光祖遂力求去許  
馳驛歸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清強有識練  
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初官禮部將擢尚寶少卿力讓  
時槐丕揚劾罷光祖後再居吏部推轂之甚力趙用賢沈思  
孝以論此呂事與光祖左後亦數推輓之御史蔡時鼎陳登  
雲嘗劾光祖光祖引登雲為知己時鼎視齟兩淮以建言罷  
商人許於南刑部光祖時為尚書雪其誣罪妄訴者人服其  
量然亦好任機術時以氣凌人故多不理於口云  
孫鑰字文中父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  
士及第授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嚴嵩枋國陞其門生也獨無  
所附麗會南京禮部尚書缺眾不欲行陞獨請往卒贈太子



少保謚文恪陞嘗念父死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父文居官不言人過時稱篤行君子四子鑰鋌鏞鏞鏞南京禮部右侍郎鏞太僕卿鑞自有傳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武庫主事歷武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世宗齋居二十年諫者輒獲罪鑰請朝羣臣且力詆近倖方士引趙高林靈素爲喻中貴匿不以聞鑰遂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中萬曆初累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歷光祿卿引疾歸里居十年坐臥一小樓賓客罕見其面起故官進大理卿都御史吳時來議律例多紕鑰力爭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爲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爲政權始

歸部至鑰守益堅故事冢宰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爭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至鑰益徑直張位等不能平因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鑰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議起率同列疏爭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肩昌鑰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論所不予者都給事中胡汝寧楊文舉苗朝陽少卿徐泰時輩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臯弟預焉由是執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

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  
楊于廷主事袁黃鑑議謫黃留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  
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  
責部臣專權結黨鑑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  
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既  
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  
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鑑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  
等俱勒罷鑑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  
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皆不聽於是  
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  
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助教薛敷教

交章訟南星冤而泰來詞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  
丁丑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籍制衆  
口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  
孔教輩並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  
唯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  
吳中行等今輔臣趙志臯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北京  
察公論冤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  
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稜考功郎徐一積立調停之  
畫涇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各博採覈實稱  
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鑑割涓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  
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



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  
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  
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  
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  
以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鑛陳有年  
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采而掃  
地盡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齟齬以死尚  
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  
屏虛懷以聽銓叙漸清乃時行身雖還里機伏垣牆授意內  
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  
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

之察也今日南星去而王顯仁蓋國士馮養志之徒進彼皆  
以貨取者也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  
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乎疏入帝怒謫孔兼泰來等世達  
又抗疏論救帝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黃爲民鑰去志益  
決以專權結黨之說不可不明乃上疏言人臣之罪莫大於  
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非人臣敢  
干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留必  
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三庶僚爲專權  
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  
權結黨之嫌畏縮異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  
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

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鑕遂杜門  
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勅侍郎蔡  
國珍暫署選事以需鑕起鑕堅臥三月疏至上乃許乘傳  
歸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鑕性不諧俗亦不以忤俗  
為賢曰悻悻取時名非人情也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  
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子如法官刑部主事以諫  
阻鄭貴妃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  
卒贈光祿少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字即卿正德九年進士嘉靖  
中官御史哭爭大禮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柰何先去  
為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拜杖獲釋先後按貴州河南多

所彈劾吏部尚書廖紀嫻為所劾罷惡之出為松潘副使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王阿向作亂據凱口圍克  
宅與總兵官楊仁攻斬阿向論功進秩旋移撫蘇松既行而  
阿向黨復叛坐罷官候勘巡撫汪珊討平賊推功克宅克宅  
已卒乃賜卹典有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  
吏部歷驗封郎中萬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  
督希孝賄中官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  
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歿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  
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即希忠父輔亦言之後竟贈  
非制且希忠無勛伐生前恩已踰歿後豈當濫寵左侍郎劉  
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為刪易其藁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

居正不憚有年卽日謝病去十二年起稽勲郎中歷考功文選謝絕請寄除目下中外皆服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難成後有詔許量減旣而如故有年引詔旨請不從內閣申時行等固爭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侵詔禁隣境閉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衆而江西亦歲儉羣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陳濟急六事中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萬山劾有年違詔帝怒奪職歸歸而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身獨棲僧舍布衣糲食廷臣交薦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書孫鑰左侍郎羅萬化皆鄉里有年力引避朝議不許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溫純共

典京察所黜咸當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鑰謝事召拜吏部尚書止宿公署中見賓則於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別邪正斥貪頑崇退讓進遺佚朝野想望丰采而執政大臣不便其所爲外相引重心慊之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廷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鑰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蓋鑰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入閣地今推鑰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

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陞趙用賢朱廣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乃命于陞一貫入閣而謫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黃中色爲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疏繼之帝並不納趙志臯張位亦佯爲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譙責如兩人指遂免縉等貶謫但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諷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諷秩斥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邑

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並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朔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先朝廷推未有以爲詬者至臣身而獨遭詬非法不善獨臣非其人耳竊其說遂長使左右得關其私卿大夫莫矯其失臣罪益大矣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詞直溫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帝猶慰留賚食物羊酒有年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言頃年建言得罪無慮數十人沉淪久者且十年或化爲異物矣法家第士興亡是關柰何摧抑禁錮以消磨忠臆而決裂公道也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裝書一篋衣一笥

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濬掌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用原銜領之南京兵部尚書楊成起掌南院亦領以故銜有年以右都御史起蓋帝欲用之而政府陰抑之也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廬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有年嘗欲合歷代諸史爲一書丹鉛未竟而卒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誣劾丕揚落職候勘拱罷事得白言官交薦起故官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以嚴

爲治屬吏皆惴惴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三百餘所築邊牆萬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畿內張居正屬爲建坊丕揚拒不應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給事中陳三謨御史張道等希居正指劾之詔起官時調南京用御史按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羅織其贓知府遣吏報御史吏爲虎噬及再報則居正已死事乃解起應天府尹召拜大理卿進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饑丕揚鄉邑及隣縣蒲城同官至採石爲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

歸名拜刑部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囚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卽詳讞移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卽還刑部自是因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請勅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聞之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已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內豎殺人逃匿禁闥丕揚奏捕卒論成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爲令已請以民隱責吏治如實戶口闕荒蕪寬賦役興禮教備凶荒撫按以是責守令用爲舉刺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邑

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咸優詔報許二十二年拜吏部尚書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劾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文選郎馮生虞等以推用故御史何選司官盡斥逐言官救者皆獲譴浙江巡按御史彭應參以迫鄉官范應期自盡被逮丕揚皆疏救之二十三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鐵嘗爲衡州同知發巡撫秦耀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爲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爲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爲趙文炳所劾丕揚力與辨雪謂釁由丁此呂此呂生

逮丕揚又力詆沈思孝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許  
丕揚丕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南京言官三十餘  
人丕揚猶在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陞  
論救謫諸言官邊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  
帝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  
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踰半歲疏  
十三上多不報至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  
者大學士志臯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  
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  
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性剛不堪  
受挫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

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  
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已上疏言權臣主謀鷹犬効力詆位  
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且云諸人結爲死黨共逐時賢  
時賢丕揚自謂也帝得疏不直丕揚位亦疏辯求退帝復詔  
慰留而位同官曠于陞沈一貫亦爲位解丕揚再被責讓遂  
堅臥乞歸詔許馳傳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吏  
部尚書李戴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  
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  
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當是時萬幾曠廢朝署  
空虛章奏寢閣大臣憂讒畏譏率思引退言路相舐排國疑  
淆亂丕揚見朝政大變時形歎息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

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竣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爲其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爲挑激

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所丕揚不爲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京察見斥先上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縉芳謂爲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辨明時再劾之因及繼芳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闕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北京協理御史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北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鄒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竣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應甲



於外羣情翕服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兆  
京謂明時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  
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  
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北京祇以劾圖一疏寔之  
爲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爲賓尹大化國  
縉紹徽應甲嘉言辨且曰臣今年祿命應死臣私心亦欲無  
端求死以報國家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  
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由是  
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  
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弘綱聞而畏之累請  
發察疏亦若以丕揚爲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揚禮

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  
宣黨構謀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爲明  
時等訟冤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給事中彭惟成南  
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猶攻訐不已丕揚以人  
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楊時喬掌察斥科道錢  
夢臯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揚亦奏黜之羣情益快丕揚  
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不絕林居耆碩若  
沈鯉呂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  
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涑歐陽東鳳輩推  
引不遺餘力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丕揚又請起故御  
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丕

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不揚卷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勅所司存問既而不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啓初追謚恭介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當國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爲刑部主事盜七十餘人久繫獄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以侍養歸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張居正既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曆十一年仍以故官涖福建遷湖廣右參政分守辰沅洞蠻亂將吏議勦國珍檄諭之遂定歷浙江

左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名爲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與尚書孫鑰陳有年綜核銓政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爲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爲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胤等三十三人因人誣誤釁非已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並請錄用竟報寢明年正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贓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

不聽除所知名御史況上進因論國珍入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疏乞休先是不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已者爲助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惡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三十二人國珍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巍爲吏部與內閣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還部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率未浹歲去惟丕揚閱二年時咸議閣臣忤而惜纁等用未竟也國珍素以學行稱風力不及孫鑑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權

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隆慶元年二十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爲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焉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南京太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闕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諡祠祀死節諸臣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

卽署部事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純力鋤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於外一貫大愠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夢臯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臯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臯旣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純并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鬪捷顧獨稱時喬又言陛下睿斷躬操非閣臣所能竊弄意蓋爲一貫解時喬以與純共

事復疏請貶黜不報及純去夢臯兆斗亦引歸帝復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歎曰主察者逐爭察者亦竄矣尚可覩顏與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註誤被譴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名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儁等一百十八帝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口部尚書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至是帝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體立言於帝帝亦覺

其誤即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則劾其怨對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爭之弗聽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闕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黃汝良全天叙爲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悅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叙平允然堂陛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亦多委蛇三五

調停之畫議者諒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銓凡五年最後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諡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爲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爲於是以傳註爲支離以經書爲糟粕以躬行實踐爲迂腐以綱紀法度爲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爲甚而後學轉相信從禍將安極望勅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明史

列傳第一百三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曾省五口

楊巍

李戴

趙煥

鄭繼之

李汝華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  
廬州知府改大名俺荅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  
入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共其餉得  
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陝西左布  
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為大理卿進刑部

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鐫瀚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卽家俟召再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太保時廷推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居正惡守禮驕厭衡驕故特拔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卽出已意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

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籍及唯諾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撫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初瀚附居正見非於世至是忤之去士論皆重瀚居正歿帝頗念瀚詔所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歷文

選郎中屢遷順天府尹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  
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尚書再  
督倉場神宗卽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  
書輪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  
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  
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私居待遷而已郎中力不給  
則委之吏胥故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  
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勅邊臣核實且  
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  
萬曆元年奏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  
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

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遭兵荒  
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  
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  
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  
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  
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  
散隸諸司淆亂無統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  
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  
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  
爲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  
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



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  
詔褒諭焉五年冬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別  
繁簡責令守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八年當考察外吏  
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公辯雪尋以考績加  
太子太保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置吳中行等五人  
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  
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親故而給事中張  
世則出爲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贖貨國光再奏辯帝  
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  
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覈陝西  
軍儲劾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及歷  
吏科都給事中劾兵部侍郎殷學求貴州巡撫高翀湖廣巡  
撫陳士賢皆除名延綏巡撫董威論調帝怒禮部尚書吳山  
夢龍惡獨劾山得罪清議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罷之四十  
年五月以災異考察率同官劾南京兵部尚書江東戶部侍  
郎傅頤兵部侍郎葛縉南京刑部侍郎何遷督漕副都御史  
胡植巡撫副都御史山西孟淮湖廣劉崙甘肅胡汝霖等東  
頤植淮崙汝霖皆貶黜嘗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汚隆請  
毋拘資格勅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  
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

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屢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尤便况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畧故道安便尤甚丘濬所稱傍海通運卽此是也請以河爲正運海爲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利

悉心疏濬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海防非徒足裨國計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銀爲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神宗初張居正當國夢龍其門下士品故下中尤善媚居正特愛之召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賚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戚繼光李成梁皆宿將有功目無文法吏以夢龍居正所暱也畏之獨就其約束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

保塞內屬之部游擊陶承譽假犒賚掩襲之請坐以殺降罪  
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爲解夢龍等亦辭免恩廕及土蠻三萬  
騎入東昌堡成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二千出  
山海關爲成梁聲援分遣兩參將遮擊復移繼光駐一片石  
邀之敵引去前後奏永莫堡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  
寬奠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累賜勅獎勵就加兵部尚  
書以修築黃花鎮古北口邊牆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錦衣  
世千戶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四事尋錄防邊功加太子太  
保十年六月居正歿張四維爲政工部尚書曾省吾吏部侍  
郎王篆慮四維逐已乃行金馮保從容言四維短因定計欲  
逐吏部尚書王國光代以省吾逐左都御史陳爝代以篆未

幾御史楊寅秋劾罷國光保欲代以夢龍篆不敢違廷推首  
列之省吾至與篆相詬夢龍遂遷吏部尚書踰月御史江東  
之劾夢龍免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帝諭  
留御史鄧練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啓中  
趙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諡貞敏省吾鍾祥人嘉  
靖中進士隆慶六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督總兵官  
劉顯等討平九絲蠻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官已復蕩遺孽  
俘斬千二百人得所占民田三萬八千畝悉還之民而以蠻  
田十四萬八千餘畝賦軍民耕治茂州刁農諸番亦皆率部  
落內附帝嘉之遷兵部侍郎不數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召拜  
工部尚書省吾故出居正門遂與王篆爲之羽翼居正敗與

篆復相構給事中王繼光劾其十罪罷歸給事中唐堯欽復劾之遂削籍已而沒居正產其子敬修不勝刑自誣服以白金三十萬寄省吾篆家有詔并徵兩家亦破篆彝陵人官吏部侍郎百寮畏之亞於居正居正歿御史王國李廷彥連劾之遂落篆職

楊魏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褒善已遷大理卿魏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倖免又黃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故官魏既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錄

擣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魏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千餘里檄散大盜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侍郎又以終養歸母年踰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爲工部尚書有詔營建行宮近功德寺魏爭之乃止明年改戶部遷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泄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至是申時行當國魏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耄骯髒多聽其指揮御史丁此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有丁許國輩皆惡之

從諸大臣請慰留魏等而戒諭言者魏乃復起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異已者而柔佞者皆留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魏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人見任惟十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群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託疾魏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魏等復請帝不悅責以沽名魏初歎歷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爲刻覈行明年以年幾

八十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隸如故事歸十五年九月十二而卒贈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政擢戶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至萬曆初亂定戴奏正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張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覈戴獨行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凶累請蠲賑入爲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臯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

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簽法部權自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韓薰簡僻戴以內官不當擅舉刺疏爭之湖廣陳奉屢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

勁卒橫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勿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於今日畿民嗷嗷草無遺根盜竊成群路殫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採權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槩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恣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亦不報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

囚錄建言譴謫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稅採權如故戴率同  
官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卽欲疏名上請  
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奏聞方具疏上太僕卿南  
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將順帝怒并停前詔戴引罪  
求罷帝不許自是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  
省稽勛郎中趙邦清素剛介爲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  
選郎中鄧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  
給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光  
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閔戴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  
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戴爲貶邦清三秩允光  
祚執躬歸羣囂乃息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楨李楨

國王承恩王名世與同官周嘉慶有郟言妖書嘉慶所爲下  
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鞠戴不忍其榜掠爲引避帝聞  
而惡之會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謂士騏不  
宜辨以戴不能鉗屬官責戴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  
讓罪其司屬戴疏謝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馬大儒  
以下俸戴秉銓六年温然長者然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趙  
志臯沈一貫柄政戴不敢爲異以是久於其位而百事益頽  
廢矣卒贈少保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程知縣入爲  
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張宏請遣其黨權真定材  
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遭父喪言官交章

請留煥獨不署名擢順天府丞累遷左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謹頌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權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嘉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乞假去起南京右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兄遼東巡撫僉都御史耀亦乞歸養吏部言二人人情同耀爲長子且任封疆久可聽其歸乃趣煥就職尋召爲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力言非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黨陳仲登枷赤日中期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巡按彭應參獄失帝意遂引疾歸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不赴家居

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其年八月遂用煥爲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旣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



所劾煥皆拜疏求去帝優詔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吉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無有已時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已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中於外三人嘗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於是御史湯兆京守故事力爭且詆煥煥屢疏訐辨杜門不出詔慰起之兆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

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煥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爲奪諸臣俸貶煥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事中李成名恐帝因煥去斥遂言官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踰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元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遼東告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闕陛下能高枕

深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嫌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卹典不及光宗立始賜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知縣遷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親歸服除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陳尚象薦起官江西進右參政召爲太僕少卿累遷大理卿東征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令朝鮮供億繼之曰旣留兵自當轉餉奈何疲敝屬國議者躉之爲大理九年擢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吏部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罷帝久不除補明年二月乃命繼之代之當是時葉向高當國數稱疾杜門方從哲新得政望輕不爲朝士所服九卿大僚又強半虛位以故閣部失

權權盡歸言路而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然帝雖倦勤特謹銓部選以繼之有清望乃召爲尚書繼之久處散地無黨援但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憤遂一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秋以年例出御史宋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繼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構於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

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投款東林淆亂國是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獻媚當途給事中姚宗文及御史李徵儀劉光復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復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病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為辨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為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楨徐良彥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楨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繼之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眾力勝之於是光復及御史王雅量牟志夔金汝諧李養志孫光裕劉廷元熊化輩羣起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光復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

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給事中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不預聞吏科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時縉雲李鋹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鋹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為空廟堂之上無復以國事為慮者矣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令乘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繼之晚節潦倒委身黨人雖數請起廢卒未嘗用一賢

而所斥必善類識者論萬曆朝吏部莫不賢陸光祖孫鑰陳有年而咎趙煥及繼之云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兗州推官徵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疏洛畏敵貽患且劾諸將吏侵軍資復請盡墾甘肅閒田還朝歷吏科都給事中汝華在垣多所糾擿刑部侍郎何源少詹事黃弘憲巡撫王學書禮部尚書李長春侍郎韓世能兵部侍郎王基郟陽巡撫姜璧皆被論多罷去者尋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稅使出議括關津諸稅輸內府汝華以稅本餉軍力爭止之既而詔四方稅務盡領於有司以其半輸稅監進內府半輸戶部

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已輸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汝華在贛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戶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僅減四之一及王既之藩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釋驛內使閭時詣汝州杖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畿輔山東大饑因汝華言出倉米平糴且發銀以賑汝華復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蠲歲賦七十萬是年盡蠲又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爲言疏三上不報已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兼攝吏部事畿輔陝西大饑汝華請賑

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凡所爲取財之計至纖且悉已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汝華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從閱視給事中姚宗文言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釐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爲歲額自是海內騷然公私困敝盜賊亦漸起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爲一切苟且之計苛歛百姓而樞臣徵兵乃遠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

而遼餉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黨阿官戶部久於國計盈縮邊儲虛實與鹽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裁劑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馴致萬方虛耗內外交訐天啓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和字一ノ  
列傳一百四

五

田中重正  
問所

寛政戊午

